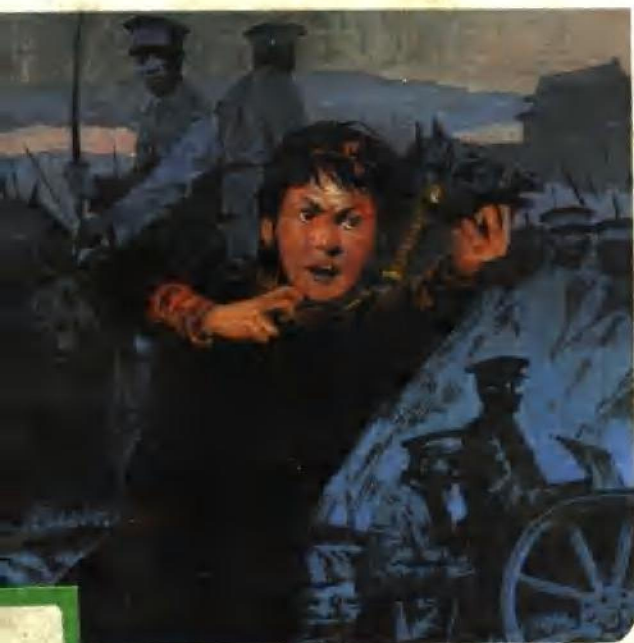




华夏大众文学丛书
HUAXIADAZHONGWENXUECONGSHU

潼关溅血记

林大华 著



夏 出 版 社

潼关溅血记

林大华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19千字 插页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053-481-2/I·135

定价：4.30元

中法大学校友会华夏大众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崔乃夫 曹靖华 聂真

编辑委员 (以下按姓氏笔划顺序)

马节 王振基 陈彤 许宝骙

吴祖光 邵燕祥 罗大冈 杨堃

苗培时 栗培良 颜一烟

执行编委 苗培时

执行编辑 杨广宇

责任编辑：秦万里

封面设计：刘家峰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长篇章回小说。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反清情绪高涨，陕西也爆发了革命，作品以起义军与清军的殊死斗争以及在潼关一带的激烈争战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动乱时期的社会场景。由恶霸地主李初善的发迹而引出了侠女白茹雪孤胆复仇，同盟会、哥老会首领歃血盟誓，义士李紫恒妙计破敌，贵族恶霸强抢民女，天津镖客沧州比武，浴血奋战争夺潼关等曲折情节。同时又揭示了清王朝中贪官恶绅荒淫无耻的生活，描绘了起义英雄、江湖义士的侠义性格和生动形象。作品跌宕起伏，环环紧扣，引人入胜。

目 录

第 一 回	办团练勾结官府	贩私茶暴利起家……	(1)
第 二 回	圆怪梦半仙捣鬼	争风水两家成仇……	(14)
第 三 回	抗苛捐狭路相逢	庆得救巧遇乡邻……	(25)
第 四 回	钓乌龟不惜女色	借官府构陷杀人……	(36)
第 五 回	读书人误中奸计	地头蛇赶尽杀绝……	(45)
第 六 回	动义愤侠心复萌	为报仇卧薪尝胆……	(54)
第 七 回	走江湖心怀大志	蓄力量四下联络……	(62)
第 八 回	大雁塔歃血为盟	沟前村开罪小人……	(71)
第 九 回	李初善恶贯满盈	白茹雪为父报仇……	(82)
第 十 回	解燃眉小红设计	错中错戏里有戏……	(94)
第 十一 回	周自洪身陷囹圄	李紫恒牛刀小试……	(102)
第 十二 回	贪美色宝方作恶	救孤女除暴安良……	(111)
第 十三 回	行侠女险遭暗算	君子人喻明大义……	(121)
第 十四 回	井勿幕枉受苦刑	严孝全纳言释疑……	(132)
第 十五 回	拜师夜忆江湖事	无端降下飞来祸……	(141)
第 十六 回	喷熔浆革命爆发	战满城惊神泣鬼……	(155)
第 十七 回	出囹圄定计破城	投义军献策息争……	(172)
第 十八 回	平民愤统领遇害	辨是非侠女惩凶……	(184)
第 十九 回	革命军岂容匪行	大意者怎守荆州……	(195)
第 二十 回	拯弱女师徒仗义	洗潼关豫军肆虐……	(204)

第二十一回	解危难兄妹团圆	顾大局重入曹营……	(216)
第二十二回	假劫粮动摇军心	克潼关长胜成仁……	(227)
第二十三回	夺大位袁贼弄权	杀教士嫁祸民军……	(242)
第二十四回	施离间官兵作匪	擒敌首民军胜算……	(256)
第二十五回	放豺狼内奸作祟	战灵宝张钊失利……	(267)
第二十六回	贪贿赂赵倜泄密	中奸计自洪捐躯……	(280)
第二十七回	斗智勇互有胜负	假停战毅军克关……	(291)
第二十八回	抗强敌救民水火	伸正气万古流芳……	(305)

第一回 办团练勾结官府 贩私茶暴利起家

陕西泾阳县，地处泾渭平原，自古就是八百里秦川中的富饶之乡。一县之中，大小地主数百家，这里单表一人，此人姓李名初善，家住城北十里外沟前村。李初善生得一张白净脸，五尺开外的身材，看上去一副斯文模样，却长了满肚蛇蝎心肠。

李初善的父亲是个本份人。他给儿子起名“初善”，取意于“人之初，性本善”，原本希望儿子行善积德，忠厚本份。可李初善也就在吃奶时还有点“善”，稍大一点便胡做非为。十七岁时，李初善继承了家业，他瞧着那百十亩田地一座宅院，日思夜想着发财的方法。

李初善承业的第二年，也就是一八六八年，西捻军从河南进入陕西。陕西总督左宗棠分檄各县，抓紧团练，将紧要之路，节节掘断，并饬令坚壁清野。捻军和湘军刘松山部在凤翔打仗，互有胜负。眼见得捻军由凤翔趋醴泉、乾州，离泾阳不过几百里了，那县太爷便慌忙派人下乡，招集乡绅组织团练。

这一日，李初善正在棉花地里看着长工干活，远远见衙门里的王师爷坐着一乘小轿来了。他赶紧打发一个长工回家去备茶水，自己站在路边恭候。

王师爷接了县太爷的差，一路上不曾开颜。他是个老师

爷了，在衙门混了近二十年。泾阳县的风土人情他没有不了解的。他知道乡里的地主都是鼠目寸光、舍命不舍财、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土包子。尽管风声紧，要想他们拿出钱粮来办团练，仍旧是铁公鸡身下拔毛的难事。

李初善见小轿到了跟前儿，上前一步高声道：“给王师爷请安！”

这一声把王师爷从苦思中唤醒，他扭头一看，见轿前立着个年轻后生，毕恭毕敬。王师爷暗想，这是哪家乡绅，这么远派人来接，倒要对他另眼相看。眼前这小后生，白白净净，大概是帐房一类。他本想摆摆手，让李初善头前带路，转念一想，这趟差事委实难办，不妨显得和气些，便让轿夫落轿。

李初善见王师爷走出小轿，作势欲跪下叩头。王师爷上前一把挽住，说：“恕老夫眼拙，是哪一家的少爷？”

李初善答道：“不敢当。先严李好古，不幸去年弃世。家中诸事由晚辈担当。”

王师爷原来不过是想借句客套话抬抬人，一听李初善真是位乡绅，暗自庆幸。当下二人一路叙话，来到李家。

四月的陕西，太阳已颇有热意。赶了一程路，王师爷又渴又热。一进李家的堂屋，扑面一阵清香，王师爷便觉精神一爽。再看正中八仙桌上，早摆好瓜子、花生、桃仁、松子四样小吃，两只蓝花瓷盖碗里已沏好香茶。王师爷对李初善的好感有了六、七分。

两人叙了一会儿话，便说到办团练之事。王师爷话语之间，便露出此事难办之意。李初善笑道：“王师爷，晚辈倒有个法子，不知可用不可？昨日家中买了几只富平的肥羊，肉

嫩味美。晚辈叫人宰一只羊，弄几只鸡，摆两桌酒，派人把这一乡的里保乡绅都请来。一为王师爷接风，二借此机会商谈办团练之事，不愁此事不成。”王师爷闻言大喜，当即许愿：“好，团练办成就委你当团总。”

里保们一贯吮吸民脂民膏，听说有吃喝，如蝇逐血；乡绅视钱如命，见有酒肉便宜，似蚁附膻。三十余人将李初善的堂屋挤得满满的。王师爷先不提团练之事，李初善也不提；李初善劝酒布菜，王师爷也反客为主。看看酒过三巡，菜吃得差不多，各人也都带上了五分酒意，王师爷才言归正传。

王师爷嗽嗽嗓子，说：“小弟这次是奉命前来，与各位相商成立团练，防贼护家。此乃一件好事，望各位兄台多多出力。”

这几句话一讲，方才热热闹闹的堂屋一下子没了声音。这群土地主，虽说喝了几杯，小算盘可照样很精。他们各怀鬼胎，有的舍不得钱粮，有的不愿出人，有的打算着捻军来时就到县城里躲上几天，个个都象庙里的泥像，有嘴无声。那几个里保长平时仰着这些乡绅富户鼻息，此时主人不指使，走狗哪敢乱吠。因此冷冷地坐了半晌，竟无一人开腔。

王师爷见状，在太师椅上坐坐正，拉拉衣襟，将脸上的笑容收起，重重地咳嗽一声，又说道：“县太爷素来爱惜民力，无奈此次乃左都督军令，哪一村不成立团练，以通贼论处。各位兄台要体谅县太爷的苦衷。”

李初善一直在旁边察言观色，见王师爷这番话讲完，便从从容容地开口说道：“诸位父兄，依小弟之见，这事还是得应承。一来是左都督的军令，我们哪能让父母官不能复命？二来成立团练，总有些保境安民的作用。成立了团练，那湘

军就不会来驻守。湘军来了，捻贼自然望风而逃，不过……”李初善这一个“不过”拖得好长，两只眼睛滴溜溜地把众人都看了个遍，到底也没说出下文来。但瞧那些人脸上的神情，是人人都明白了：这年头官军就是土匪，尤其是湘军，纪律之坏是有名的，搜掠财物，调戏妇女，以至杀良冒功，无恶不作。但凡有法，千万不要让他们来。李初善见众人心里都活动了，便接着说道：“所以这团练得抓紧办。诸位以为如何？”大家这才纷纷响应。

王师爷又说：“沟前村乃城北第一大村，这一乡的团练便立于此村。刘姓乃沟前村大族。我看刘姓大族可多出几个人，推一位会武的当团总吧。”

沟前村二百余户人家，姓刘的占了一半。有三家的田产都在五 六百亩以上。此时几个刘姓乡绅却面面相觑。停了一会儿，还是辈份最高的刘万锁开了口：“王师爷，小人不敢推诿，实在是刘氏门里并无会武之人。各家当家的年岁也大了，再说田地多，抽不出太多的人，这团总还是让别人当吧！”

王师爷边听边点头，等刘万锁讲完，他把脸转向李初善，说：“刘兄所言也有道理，团总一职倒是年轻人更为合适。李老弟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我看就你来当吧！”

李初善方才揪着心，生怕大权旁落，此时才明白王师爷的用心，不由得佩服他的老练。当下慨然应道：“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既然诸位父兄有难处，那小弟我就当这个团总。我家的五个长工，抽三个年轻力壮的当团勇。”

那些人本都是乡村土豪，没什么主见，看李初善说得头头是道，又加上王师爷在一旁督促，便纷纷出人出兵器。不一会儿，竟也凑了七八十人，长枪短刀四五十件。沟前村的

团练便这么成立起来了。

第二天，李初善走马上任。他把这七八十人分号编队，然后做了顿细粮让大家饱吃一顿。团丁都寻思吃完饭该操练了，没想到李初善却都让他们去修圩墙。

沟前村的东、北两面，有一条小河屏障，西、南原有土圩子，只是年久失修，大多坍塌了。李初善整日指挥团丁重修圩墙。一个多月，沟前村的土圩子便修成了，足足有一丈八尺高。虽然是土夯的，下大上小，斜斜的，较县里的城墙好爬，但加上那条一丈来深的壕沟，里面还有半下子水，虽说不是固若金汤，倒也把半个沟前村变得易守难攻。为什么说半个沟前村呢？这沟前村的房子本来就分布得比较散，有地有钱的多住在村南。新修的土圩子，从中间将村子截成两半，却又向南延伸，将李初善的十来亩棉花地圈了进来。

圩子刚修好，风声便紧了，都说是捻军经乾州到了咸阳，那湘军在后面紧跟着。过了两天，李初善派人请一乡的里保乡绅来议事。那些人上次吃油了嘴，寻思这回还有便宜可沾，来得又快又齐。李初善早就穿上锦甲，在堂屋里背北朝南坐好。团丁在院内外分两排站定。堂屋里除了椅子，只给每人一杯清茶。

李初善见人齐了，开口说：“各位兄台，大祸就在眼前。我让你们见一个人。”接着就向里面喊道：“有请黄小姐。”

大伙不知李初善卖什么药。只见从堂屋后面转出一个女人，两眼哭得红肿如桃，面黄肌瘦。有人认得，原来是沟后村黄继文家的大女儿，去年嫁到乾州城外廿里堡，不知怎么回来了。

那女人低着头只是哭，李初善叹了口气道：“黄家的姑娘

大家都认识。去年嫁了个好人家，虽说远些，可家里殷富，谁想到会遭这个灾。前几天，捻军到了乾州廿里堡，他男人为了保全地面，让大伙摊了一百石粮食，三百两银子，捻军得了东西便走了。谁想到湘军一来，祸就来了。湘军抓走了她男人，又说全村都降了贼，要屠村。吓得一村父老跪下叩头，苦苦求饶，最后拿出五百石粮食，三百两银子才算饶了命。不过湘军还要搜‘贼’，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劫掠细软，有些兵痞便趁机强奸妇女。她男人被抓，生死不知，她和小姑子都被兵勇轮奸，小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真是可怜啊！”

他刚一说完，堂屋里就开了锅。没有人去可怜那女人，都纷纷为自家担心。李初善等众人吵嚷了一会儿，才大声喝道：“都别吵了，听我说！”立时，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他，竖起耳朵听着。李初善说道：“这村的土圩子已被我修好，大户人家都在圩墙里。别村的人愿意也可搬进来，村里原有不少空房，不够还可搭些棚子住。这一乡的壮丁有千余人，咱们壕深墙高，守上几天没问题。谅湘军在后面紧追，捻匪不敢久留，湘军也不会久留。谁来咱们都不开门，要钱要粮就敷衍敷衍，一准可躲过这场灾难。”大家一听，纷纷叫好，当下便回去收拾。

不到一天，附近几个村的，别说那些乡绅地主，就是稍稍有几个钱的小户都忙着往沟前村的圩子里搬。很快圩里的空房便住满了人。虽说是“借住”，但哪个人能不花钱送礼？来晚的没地方住了，李初善便让他们到南边自己那十来亩地里去搭棚子。这正是五月间，李初善那十来亩地的棉花长势不错，众人见李初善肯让人毁棉搭棚子，谁个不夸他几声？那些占地的人心中过意不去，都封了银子给李初善送去。

半个月后，捻军在咸阳附近和湘军打了一仗，穿过泾阳、三原去浦城。捻军来时，李初善把村北的那些穷户也都收进圩子，组织壮丁上圩墙。李初善下令，只要捻军不攻圩子，不准呐喊，不准挑衅。捻军见村里十室九空，壕深墙高，加上守卫的人并不表示敌视，一时倒没了打算。再加上后面湘军在追赶，便匆匆穿村而过。这一下子不要紧，李初善可出了名了。王师爷又在县官面前美言了几句。几天后，县官竟要召见李初善。李初善知道这是个结交官府的好机会，便随身带了银子，衙门上下都送了钱，哄得这帮人个个心欢。李初善一回村，便不客气地摊派团丁费，又叫各村出人加高圩墙。捻军占了浦城，一驻两月，这圩里的人不敢回去，那些住棚子的便想盖房。这时，李初善就拿出颜色来了，十来亩地，硬是卖了六十亩好田的银子。捻军在浦城直驻到十月才北走白水。李初善抓住这人心惶惶、田价下跌的几个月，用这笔钱买了百多亩良田。不过半年时间，李初善的产业就翻了翻。知县得了李初善的好处，着实在知府面前吹嘘，捻军退出陕西后，李初善竟得了个记名外委把总。

要说外委把总，本来也是个正九品，但清朝的官制，记名只是说你有当官的资历，只有授与实缺才算真正当官。清朝末年，为了让武将出力剿太平天国、剿捻军，因“军功”记名的都督就有一万来人，而全国实缺都督不过十来个。记名副将千总等数年没有实缺，就只好降格去当低级武官，一个千总能当上什长就算不错，哪里轮得上李初善补缺？不过李初善借了这外委把总之名，牢牢地将团练抓在手中，又包揽了这一乡的田赋。因此，不过十多年，竟然成了一乡的首富。

俗话说，“人心不足”。钱这东西，是越多越不嫌多，多

多益善。李初善虽已富甲一乡，论起泾阳县的大财主，他还排不上号。经过几年的磨炼，李初善外面是越来越滑，心里是越来越辣。这一乡的地皮都让他刮低了三尺，要想发大财，就得另辟门路。李初善打定主意，要在茶叶行里插一腿。

清沿明制，茶叶专卖。何处产茶，何地加工，何方贩卖都一一规定清楚。凡是蒙古、西藏人喝的茶砖，都在泾阳制作分销。蒙古人吃的多是羊肉，西藏人则喜食牛肉酥油，全靠那煮得又黑又浓的茶汁来克化肚里的肥油，因此茶砖的制销是一宗大买卖。泾阳本地并不种茶，所用的茶叶全都从湖南贩运，那贩运茶叶自然也就成了一条生财之道。不过到了光绪年间，这买卖却越来越不好做了。本来茶叶买卖本少利厚，清政府设厘局税卡，征收税金来充实国库也是正当的。但是自鸦片战争后，屡屡的割地赔款弄得府库空虚，那西太后确实有不少私囊，不过她是绝不肯拿出来的，所以苦的是老百姓。贩茶的税金明着增加了好几成，暗地里，沿途的税卡还要中饱私囊，弄得一般小商人叫苦不迭，只好改行。但是，县里却有几家大茶商，反而暴富起来。

李初善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弄清这几家大茶商，无一例外全靠贩运私茶获利。贩私茶本是掉脑袋的危险事，可清朝末年，纲纪崩坏，官是赃官，吏是污吏，泾阳县也不例外。茶叶运到泾阳，花上一笔银子，官府便不问来路。至于沿途的厘局税卡，茶商另有办法对付，他们干脆花钱雇请“刀客”武装走私。

所谓的“刀客”，是陕西关中渭河一带的“土产”。“刀客”中人品流杂，为父报仇的孝子，劫富济贫的侠客，杀人越货的匪徒都有。只因他们人人都佩带一把“关山刀子”，所以叫

“刀客”。那“关山刀子”乃是临潼县关山镇的出品，三尺长，两寸宽，刃薄背厚，极为锋利，虽不能削铁如泥，不过那血肉之躯，一捅便是一个窟窿。那些税卡的巡查，见有“刀客”保镖，谁不顾命？货主再拿出几个钱打点，干脆连税金都不用交。

这一天，一顶小轿把李初善抬进城。他在“翠华楼”叫了桌鱼翅席，请来王师爷，酒过三巡，李初善言归正传。他拿出两封银子往桌上一放，说：“晚辈静极思动，想办个‘茶引’^①，到湖南走动走动。这银子，一百两是孝敬您的，另两百两请转呈县太爷，此事就让师爷您费心了。”

王师爷此时已五十开外。养生之道，老而忌贪。王师爷却越老越贪。他嘿嘿一笑，说：“些须小事，何必惊动县台，也可替你省点花销。”李初善早听出话音，当下将两封银子一并推过去，说：“那就请师爷您看着打点，晚辈拜托了。”王师爷也不推脱，收下银子。宾主尽欢而散。

第二天，李初善便得到了“茶引”。可一连两个多月，他除了时常到县城去闲逛，并没任何动静。王师爷心中不免纳闷。可事不关己，也不去多问。

其实李初善早打好算盘。他知道自己想在贩茶行当里立足并非易事。他要找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不仅要确保自己贩茶无闪失，还要能削弱县里这几家大茶商的势力。他选中了李麻子。

李麻子真名李二虎，身量不高，身板也不大，但一身黑疙瘩肉，力大劲猛，武艺出众，是赫赫有名的“刀客”。那时

① 官府发给商人运销茶叶的凭证。

洋枪刚传入民间，李麻子先弄上一枝，练得百发百中。有一次，李麻子为一茶商保镖，还没出湖南，碰上湘军火器营一个小队要捞外快，双方动起手来。乒乒一阵枪响，湘军死了五六个。自此，李麻子就出了大名，别的“刀客”也纷纷效仿，都成了“刀枪客”了。

李麻子出了名，只要他一接镖，立刻便能聚集一批“刀客”。从未有过闪失。

李初善三天两头在县城闲逛，为的就是找一个结交李麻子的机会。他觉得请李麻子保上一、两趟镖并无大用，若能让李麻子忠心耿耿为自己效力，才是良策。也是合该他运气到了。有一天他去逛关帝庙会，见一大帮人围着看赌钱。这庙会的赌局，大多都是“刀客”开的。别看他们时常劫人财物，但赌起来却非常爽气，从不赖帐。李初善见围的人特别多，便赶紧凑过去。见里面二人赌的是单双，坐庄的正是李麻子。李初善见他满面通红，双眉紧皱，知道八成是输了，心中不觉一动，暗暗说：“莫非时机到了？”看那另一个赌钱的人，李初善却不认得。不过看那人下的大注，就知他一定有些来历。那人说：“庄家，赌了半天，我不过赢了你八十两银子。五两五两地下，赌起来没劲，再说这会儿也该去润润嗓子了。这一注，连本带赢的共一百两银子，我给你一个翻本的机会。”李麻子一听这话，脸色变了，心想：“这几十两银子你赢就赢了，你不想让我翻本也没什么，怎么来这么一手，让我怎么下台？”想赌呢，只剩了二十几两银子，不赌吧，这口气难咽。左右想了想，实在没办法，只好站起来道：“兄弟我要回店里去取钱，你若等不及，改日再会吧！”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是找个台阶下场。没想到那人说：“等等就等等，庄主你不就

在前街的顺记店住吗？”李麻子一听，刚缓和了的脸色突地又变暗了，心想：“你这小子也太不懂事了！”但这是赌钱，他也不好发作。真回去，住店的房钱还没交，哪里还有钱？正在作难，突然听见有人说道：“李二虎，我借你张银票用，你赢了再还我。”李麻子听那人叫他的大号，定睛一看，认得是李初善，只是从未打过交道，便说：“这可太有点过意不去。”李初善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往他手里一放，嘴里说道：“有什么过意不去，你我都姓李，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李麻子接过银票，心里着实感激。两人下好注，那人要单。李麻子抓起骰子，掂了几下，却没有掷。抬起头来，望着李初善说：“借借你的手气，替我掷一下。”这话来得太突然，李初善愣了一愣，才说：“这哪里行？你是庄家嘛！”那个赌客却冷冷地说：“救人救到底嘛！你就替他掷一下又怕什么？”李初善见推不掉，只好拿起骰子。他心里有些紧张，他倒不是怕输钱，而是怕输钱坏了他的大事，因为他知道李麻子这种人是很迷信的。那赌钱的人看他拿着骰子不撒手，不由得冷笑道：“你也算个财主，这一百两银子就吓住了？”李初善也不和他分辩，心中暗暗祷告，然后将骰子往下一掷，也不敢低头去看。耳边只听见一声爆吼：“好！”同时肩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差点没往前栽倒。原来是李麻子见出了双，喜形于色，忘乎所以。那人虽输了，脸色可变都没变，站起来拍拍土，望着他们两人说了句：“后会有期。”然后径自走了。李麻子拉着李初善要下馆子，李初善也不推辞。

来到翠华楼，跑堂的一见李初善，赶紧过去伺候。李初善大着嗓门说：“叫厨房里多费心，今儿李二爷是大赢家，菜炒得好有赏。”跑堂的答应着，一路嚷进去。李麻子听得真舒